



明治十七年刻成

匪教真譜

東京 大成教館藏

啼鳥天然



鼻譜落苓

非改真央題卒

水面文章

青山古積白岩



俳教真訣

大成教管長特賜六位平山省齋述

第一章

陰陽斯開。二靈為群品之祖。諾冊二尊。奉天神修理固成之命。降造八尋殿于淤能碁呂嶋。肇夫婦之禮。時諾尊曰喜哉。遇可美少女。冊尊應曰喜哉。遇可美。歌謠之權輿也。上古樸素。直歌其所感。無修飾不定長短。起于意所發。而止于情所盡。蓋天真之音調。無作者。歌之本體也。素



尊有八雲之詠。始為五七七五七七三十一
言而聲律備焉。難波津淺香山之歌亦由
之。皆天道發見之本體也。

夫花間啼鳥。水面鳴蛙。兩間有生者。皆莫
不有歌焉。以鳴天真妙靈。無一毫作為。而
真實無妄。無念無想。即惟神之道也。一悟
是真體。則能知天命之性。即天神昇與之
神魂與天神同一。而千古神聖皆同一。後
世有神聖出世亦皆同一。不惟神聖同一。
雖凡民亦皆同一。大之可贊天地之造化。

小之日用倫常得其道。上之可以裨天下
之經綸。下之可以安身心。睦九族。顯則壽
考康寧。兒孫昌榮。幽則登天宮。得真福。百
行萬善。莫不具足焉。列世天皇以之修身。
齊家。治國。平天下。乃我皇國之寶訓也。
天道至誠之妙。發於人物之聲音者。所謂
誠者天之道也。誠之者人之道也。誠者不
勉而中。不思而得。又云萬物皆備於我矣。
反身而誠。樂莫大焉。佛亦言。應無所住。而
生其心。皆與我歌之隨見聞。不用思慮。而

現真心之妙靈者。莫毫有異焉。道無東西。可以知矣。

第二章

歌詠之道。後世盛行于天下。名家輩出。而競華藻。爭浮辭。曰我家有秘傳。曰我門有某訣。不輒示人。交相誇耀。囂囂不已。終喪其真。抑皇國歌之多。陪蓀于上古。而歌之道。日月湮滅矣。

連歌者。雖肇於諾冊二尊之神詠。而以日本武尊。珥斐婆黎菟句。伐鳴怡泥氏一聯。為鼻祖。然後世之弊。與歌同。又有連歌俳諧。亦輕佻諧謔。無足觀者。建武中。二條良基。一條兼良。冷泉為祐。諸公憂之。著連歌新式。良基公又作筑波集。將以復古。天文中有山崎宗鑑者。著書彌縫焉。然音調鄙野。格例繁縟。喪其真焉。則與歌同屬。漸滅矣。獨有我桃青翁崛起於千載之下。少而遊北邙。季吟之門。學連歌。究蘊奧。壯而歎皇國歌道之衰頹。慨然開俳諧一派。可謂千古卓見矣。

第三章

歌也者。天道至誠之發。於人類禽虫自然
 聲音者。所謂不勉而中。不思而得。從容中
 道。即天人唯一之妙境。惟神之真體也。非
 如後世語格音調之競。紛紛擾擾。家有傳
 戶。有訣。桃青翁有慨于此。開天真正風俳
 門之秘鍵。而寓道於俗談調語之中。一去
 後世之皮相邊幅。以發天地之真機。而後
 使天下後世得進道之門。其功不亦偉也
 哉。

第四章

蓋釐正三十一言。歌以復古也。特止於縉
 紳士大夫間。而不能博施諸民庶。是翁之
 所以盡畢生之力。墮躬於頭陀界。宣揚俳
 門一派也。於是乎。耕叟販夫。樵父牧童。皆
 悉得入其門。遊其道。嗚呼翁之盛德至矣。

第五章

翁一生言言句句。莫非天真活潑之妙。而
 古池一章。最膾炙人口。故舉之。他可以類
 推之。

一日翁訪僧。僧問曰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當為何解？翁應聲詠古池章。僧拍手首肯。一醫生在坐曰：予未解。請問。翁曰：試以偈歌解之。曰：世乃中波障子，乃引手。峰乃松。燧袋爾。鶯乃聲。世乃中謂衆人障子，乃引手。言春分清明，溫氣滿室。宜啓戶障，邀清風。時芭蕉亡，而戶障耳。開戶，則對面孤峰多。青松時嶺松為主。即戶障已亡，滿坐清風。嶺頭松韻，宜嚟煙。時嶺松已亡，嚟煙為主。以燧烟巧甚時鶯聲間關可愛。即鶯聲為

烟鏡

主燧帔亦亡。其間不容髮而為主者，四變。人壽百歲，一年三百六旬，年年歲歲時時刻刻，變化無量。一息不已，而芭蕉之心無住處。觸目感耳者，皆為之主。喜怒哀樂種種境界，緣往來憧憧，現於烟然明鏡中。物去本來虛明，無一物。物來即現，物去即依。舊空明是之，謂天神昇與神魂。儒謂之天命之性。上帝降衷，佛謂之真如實相。謂佛性謂本來面目。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即無心佛性也。古池章古池比明鏡。言飛蛙

顯於明鏡中。不特蛙兒。凡雪月花鳥。一切有形。無不洞然而不留微痕。轉展來者。皆照。亦復如是。儒謂之道心。佛謂之佛心。即我之神魂。天人唯一。主人公。即一身之君主也。四支四體。即臣僕也。苟臣僕奉其職。從君命。所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。而人心每聽命焉。則大聖大賢矣。若妄念為主。神魂為之臣僕。則小人凡夫矣。諸教之旨。不過使君臣正其位耳。蕉翁夙有所獲于此。適發之。是所以蕉門。俳道為一教也。出規清于

採翁之所傳
訂參之

按獅子菴蓮二。所著白馬經。題正門一道。建立之意。有小序。曰。今猶昨。昨猶今。是端的自然之本體也。打破桃青之名字。方始入正門。古池也。蛙飛古武水。乃音。蓋此一章。芭蕉翁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。以發諸十七字。而小序不傳于世。余曩請翁之親書。傳於我門。以為不朽龜鑑也。云云。

東花坊支考所著。葛乃松原。亦詳論之。

曰蛙云云。上未得五字。晉子在側。請山吹也。何如。翁遂以古池也。五字。音調高邁。意旨悠遠。蓋所得各有異同。而以為翁之得道之語。則一也。併備後賢之查考。

第六章

天真之歌者。一誠而已矣。延曆已降。無知者焉。獨芭蕉翁開活眼。溯神代之真。脫舊習。傳真歌之道。方始知安心立命之地。而欲使天下不得其門者。入於斯道。而自難。

名聞利養之綠髮。棄富貴功名之官。學頭陀行脚。風簑烟笠。跋涉山河。渡航湖海。以討其人。關艱之極。得高足弟子十人。所謂蕉門十哲是也。於是俳教大行于世。皆蕉翁千辛萬苦之血痕也。

第七章

不知者言。桃青家世仕藤堂家。練達文武。固當奉職盡忠。酬主恩。然恣棄君捨家。而薙髮行脚。學丐兒樣。不忠不孝。莫大焉。况彷徨於國郡莊司里正之門。或一旬半月。

聚其徒。開俳筵。雖似清雅。使民廢廢耕耨。耽花月。糜光陰乎。其門徒亦倣顰遊。歷江湖。遊民益多。皆桃青作之。備也。是未為知翁者。設使蕉翁如後世。迂濶放浪。俳諧者流。則似也。如以為脫落功名富貴。興起千古之衰頹焉。則神代之忠臣。歌道之宗師也。

第八章

蕉翁畢生。以一句感化。頑克不一而足矣。如口開氏五臟乎。見世留阿介。毘可那及。

道傍乃木槿波馬爾。噉連介理。尤膾炙人口。如大哉春大哉春止云云。贊美天神化育之德。即萬物一體之仁。而無餘蘊。非有道者誰能之。如高足弟子之十哲中寶井其角。乞雨于三圍神社之句。及已我名乃半身乎。噉布狐哉。又加賀千代子。航於素名內洋。俗言搭客中有卒羅瘡疾者。百藥無効。人請一句。乃應聲曰。唐土乃船乃素。故理波落葉哉。瘡忽愈。及東花房支考。秋近岐素。故理止奈禮婆落葉哉。皆感應較。

著。盖所以得歌道之真。而感天地神明也。
嗟遊斯門者。其可不勉乎。

佛教真訣

佛教真訣 畢



明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版權免許
同 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刻成



撰者及藏版

大成教管長

平山省齋

東京府下北豐島郡
小石川邨八号地

大成教教書發兌

北澤伊八

同 淺草區茅町二丁目
五番地

